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金石緣
第二十三回 破妖術故舊相逢 宴太平恩情聚義

詞曰： 蕩平東海亂，天竺酬香願。
會合證前因，眼前休認真。
人生難預料，禍福由心召。
論相縱無訛，其如陰鷲何。
——右調《醉公子》

話說金玉與有光拜別父母、夫人，連夜進兵馬不停蹄，人不著枕，早到浙江界內。有光在前，金玉壓後，只見高崗上一個道者迎將下來，對著有光道：「將軍一向好麼？可還認得貧道否？」有光仔細一看，雖略有些面善，一時再想不起。道者道：「貧道十五年前，曾在尊府談相，原說過尊相到十年之後必然前程遠大，哪時富貴了，不要不認得我。如今將軍果應吾言，卻又果然不認得貧道了。」有光一想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師父是鐵嘴先生麼？幾時出了家，如此打扮，叫我如何認得？」

鐵嘴道：「貧道的師父原是道家之祖，今在天竺修真練性，貧道隨著學些內養功夫，所以也出了家。今日將軍兵馬匆匆，無暇細談。連日在天竺相候一會罷。」有光道：「師父且請稍緩，我如今領兵討賊，不知勝負若何，請為我看一氣色何如？」

鐵嘴道：「不消看得，此去馬到成功，還有故人相會，我當初許你二三品前程，今觀尊相，滿面陰鷲紋，只怕功名還不止一品哩。只是一說此去頭陀咒法利害，須當預作準備。」有光道：

「便聞得頭陀法術利害，不知如何準備好？」鐵嘴道：「靖海公現有我師父贈他的萬去教主玉印在身，邪術原不能相犯，至於將軍與兵將等，可書太上老君四字，藏於盔內，邪術亦不能相犯矣。只須將兵馬分調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包管他一人不及。只旁邊另有海船三隻，內中俱係所擒官將，不可有傷，牢牢記著，後邊監軍來了，速速前去。貧道在天竺奉候便了。」

將手一拱，飄然而去。有光還要再問，已不知去向。

適遇監軍到來，有光就將遇見鐵嘴之言，一一稟知。金玉深悔來遲，未得一見，然所聞破術之法，心中大喜。幸印衣原帶在此，將近台灣，立刻親書太上老君四字數千餘張，散與眾兵將，各藏盔內，然後依計調發兵馬殺上不題。

且說李總兵、金守道自從拜了告急請兵疏章，閉城固守。

匝月以來，城中糧草將盡，民間柴米俱無。賊兵見城中不敢出戰，愈覺鐵桶一般圍住，日夜攻打，勢甚危迫。總兵見內無糧草，外無救兵，想守也是死，戰也是死，不如趁糧草未絕之時，出城一戰，倘僥倖成功，固然甚好，即使戰敗身亡，也盡我為臣一點報國之心。算計已定，急點兵將，開城殺出。賊兵見官兵突然殺出，恐又有計，倒吃一驚，只得上前迎敵，戰未數十餘合，賊兵大敗逃去。誰知總兵預知他殺敗就逃，恃著頭陀在船念咒，便先撥兵馬半路埋伏，阻其去路，首尾夾攻，不使到船。賊兵哪裡知道，果入局中，官兵大勝回城。誠齋開城門進，各各歡喜慶賀。滿擬此番海賊必然逃去，誰知探子來報，海船依然不動，又復聚眾要來。總兵見說賊兵仍復殺到，思量糧草將完，不如乘勝殺出，決一死戰。開城領兵殺出，兩軍對敵數十餘合，賊兵望後又退。總兵原照前已有兵將埋伏，放心追趕。

原想兩面夾攻，哪知頭陀預知半路有伏兵，先在半路相候，見伏兵一出，先行術咒倒，追兵一到，仍用此術，被他殺的殺，活捉的活捉，連總兵都掙不住，一時頭昏眼暗，兩手軟弱，動彈不得。兵器已失，亦被捉去。只存幾個小兵逃脫，投到城中。

誠齋聽說大驚，急急吩咐閉城。賊兵已到，仍然鐵桶一般團圍住，攻打更甚。誠齋一想：糧草已盡，兵將盡失，城池指日必破，性命豈能保全，上不能報答朝廷，下不能覆庇百姓，不如速速自盡，聽憑他們歸降，免得攻破城池，百姓遭其荼毒。

便對眾人道：「本道受朝廷厚祿，不能為國殺賊，保護爾等，若待攻破城池，爾等必共遭屠戮，本道有何顏面苟存性命，不如一死以報朝廷。爾等可將吾頭投獻海賊，庶免百萬生靈。」

說完拔劍欲刎，嚇得眾人齊齊將劍奪住，道：「大老爺固受朝廷的厚祿，難道我們就不是朝廷的子民麼？情願與大老爺生則同生，死則同死，決無異心的。吉人自有天相，或者救兵一到，殺退賊兵亦未可知。」

正說間，只聽得城外炮聲震天，眾人又齊吃一驚。向城外一望，見賊兵紛紛退去，不知何故。又遠遠望見一派火光冲天，更是疑惑。急著人打聽來報，方知救兵已到，賊將聞知，退去抵敵。頭陀亦隨往行術，哪知都有正法解禳，頭陀咒得極凶，官兵殺得更興。頭陀見咒不靈，望後逃走。賊兵全仗頭陀之術，見他咒已不靈，望風先遁，如何還敢對敵？且戰且走，還望逃下船去，誰知將到海邊，海船盡被火燒，岸上還有許多官兵，殺人放火。見旁邊三隻船無恙，急逃到船邊，見船頭都是官兵，各持器械，指點殺人。頭陀也嚇慌，東奔西躲，口中還念咒不住，被有光趕上，一把拿住，將鐵索鎖了。琵琶骨狗血當頭一淋，將他上了囚車，解進城中監禁。其餘賊將圍在中間，亂刀砍去，不曾走了一個。然後將所擒官將，一一查點。你道那岸上指點燒船的官將是誰？船上指點殺人者又是誰？原來都是鐵嘴傳授的妙法。有光領兵對敵，監軍領兵放火箭燒船，絕其歸路。又著人到旁邊船上放出所擒兵將，各與器械，共殺逃兵，所以賊兵一個不曾走脫。事平之後，監軍著將被捉放出官將，一一直點報名。點到總兵李紹基，金玉將他一看，見他漢仗魁梧，英雄氣概，便道：「李總兵，我向聞你英雄蓋世，武藝高強，如何也被所捉。」總兵道：「海賊造反已非一次，小將從未一陣輸他，前日只因糧草將完，救兵未到，只得與他決一死戰，使伏兵首尾夾攻，賊兵不曾走脫一個。昨日又用此法，誰知頭陀半路行術，先把伏兵咒倒，後來追去，亦被用術擒拿，實是有力難施。」金玉道：「我也知你為國為民，捨身死戰，雖被捉獲，皆係妖術利害，非失機可比。本爵面聖，必當保舉。」

總兵拜謝，正要過去，只見有光將他一看，問道：「將軍好生面善，想在哪裡會過？」總兵也將有光一看，卻記不起。有光又道：「你且將從前做官履歷說與我知道。」總兵道：「小將武舉出身，初任鎮江千總，後升蘇州守備。」有光道：「且住。你在蘇州做守備，到今有幾年了？」總兵道：「有十餘年了。」有光道：「一些不差，我記起來了。」就對金玉道：「此人是小將的恩師，一向要訪他，誰知在此。」就將昔年在教場教武，代父申冤，一一稟知。金玉道：「如此說，果是你的恩人了。恩怨不可不明，你且與他說明相見。」有光隨即下堂，扯住總兵道：「我的恩師李老爺，弟子哪一日不想念，再不料此地相逢，難道不認得了。快請台坐，容弟子拜謝。」總兵道：

「元帥莫非認錯了，快請自重，不要折殺了小將。」有光道：「怎得有錯？十五年前，弟子到教場玩耍，蒙恩師教我騎射武藝，後因家父有難，又蒙四府申冤。此恩此德，沒世難忘。」

說完跪下就拜。嚇得總兵急急跪下，道：「原來就是石元帥，長得如此威武，小將竟一時不認得了。元帥自幼天生將才，小將不過偶爾指點，怎敢當元帥如此懸念。在小將被賊所擒，自分必死，今蒙元帥殺賊相救，活命之恩，殺身難報。」有光道：

「這是為國殺賊，並非有意相救。至於弟子的武藝，若非恩師教誨，焉能殺賊成功。」二人彼此稱謝，叫請上堂，道：「二位彼此感恩，將來仕途正好共相輔助，為朝廷出力。本爵也有一個恩人在此，分守道員不知今在何處？」總兵道：「莫非是金道爺麼？」金玉道：「然也！」總兵道：「現在城中。那道爺終日與小將共守城池，他雖是個文官，足智多謀，竟有諸葛之才，可惜為奸人所賣，未得成功。」遂將木馬之計，一一稟知，盡皆贊賞。未幾兵將點完，擺道進城。

且說誠齋打聽的實知靖海公將人城，即率眾官百姓，香花酒果，半途跪接。金玉馬上遠遠望見眾官跪接，第一個正是誠齋。急急下馬，上前一把扶起，道：「恩伯一向好麼？如何行這個禮？」誠齋抬頭一看，還有些認得。忙立起道：「莫非就是雲程賢姪麼？」金玉道：「小姪正是。」誠齋道：「聞老姪封鎮西侯，鎮守西安，何由到此？」金玉就將聖上特命救應台灣，加封靖海

公，一一說完。誠齋聞言大喜。又忽感歎道：「記得那年與賢姪分別時節，只望你病癒成名，身登翰院，就不負尊公訓子之心了。誰知一飛沖天，名登甲首，又兩地建功，立列公侯，將來復命，必然還有恩典。功名至此，可為顯榮極矣。只可惜令尊、令堂不能目睹其盛，只好受你的榮贈了。」

金玉道：「原來恩伯還不知家父家母現在。」便將西安父子重逢，一家完聚，許多原故，一一說知。並云：「家父現有書札奉候。」誠齋聽說，更加大喜。道：「原來還有如此大喜，真做夢也不想有此，不識幾時可得一會否？」金玉道：「家父久欲到家祭祖，會晤諒亦不遠。」說完各各上馬進城，同到公堂，太平宴兩席已經擺設。金玉吩咐再添兩席，推誠齋上坐。誠齋道：「這是太平公宴，朝廷序爵，不必過謙，老夫旁坐奉陪。」金玉道：「如此老伯台坐了。」次及有光，又推總兵，總兵也不肯，與誠齋左右旁坐了。酒過三杯，誠齋道：「昨日老總戎失利之後，賊兵仍復圍城，城中兵將已無，糧草又缺，想來孤城難保，思欲自盡，以報朝廷，以救百姓，被眾勸住，適遇賢姪救兵到來，一戰成功，真出意外。」金玉道：「此係恩伯忠心貫日，天相吉人。小姪來遲，使恩伯受驚，多多有罪。」彼此談論了一會，誠齋又問：「令岳林員外一向好麼？」金玉道：「恩伯還不知，其中還有許多笑話哩。少停慢慢稟知。」說話之間，早已食供三套，樂奏八音。華筵已畢，金玉要與誠齋說明林家之事，待席散之後，兩人攜手進內坐定，將愛珠賴婚，無暇代嫁，直說到驅愛珠，收留員外，代伊次女為媒，嫁與有光，有光即代嫁夫人之弟，細細說明。誠齋道：「原來有這許多更變，那愛珠見你貧窮有病，只道終無好日，誰知今日這般顯榮，反讓別人受用。真是君子樂得為君子，小人枉自為小人。」

此時愛珠不知流落何處，更作何狀。」說罷天色已晚，各歸安寢。明早安撫軍民，慰勞父老，發令箭急提糧草。得勝表先奏朝廷，然後拜別誠齋，有光也拜辭總兵，齊敲金鼓，共唱凱歌，班師進京。

一路來到杭州，只見有三隻小座船，停泊岸邊，候著金玉住船，就有人過船來，卻是俞德。原來夫人送丈夫起身後，就稟知公婆，要往天竺進香。太夫人道：「我們遇盜幾死，今得一門完聚，皆賴大王陰空保佑也。」要去進一炷香，少酬心願。

隨叫船同了石道全夫婦、林員外夫婦並石有光的夫人，一同起身。先到家中，各家上墳祭祖，耽擱了月餘。就叫小座船三隻，太老爺、太夫人一隻；石道全夫婦與夫人一隻；林員外夫婦與女兒石夫人一隻。一路遊山玩景，來到杭州。早已見報說台灣海寇已平，金玉等班師在即。遂吩咐住船候兒子到來，一同到天竺進香。故金玉船一到，即著俞德過船通知。金玉隨即過去拜見父母。彥庵說起等他同往天竺進香。雲程道：「父親、母親同媳婦去總是一般的了，孩兒不同去罷。」彥庵道：「既同在此也無甚耽擱，一家同去，方見誠心。」正說間，有光也進來求見。聞彥庵要兒子同去，便上前稟道：「公爺斷該同去。」

前日授法破敵，皆鐵嘴先生之力，他說在天竺候我們班師一會，並說贈衣的仙師也在那邊，如何不親去謝他一謝。」俞德聽說，也稟道：「老奴倒忘了，那年沙灘上仙師贈衣時節，曾道十五年後到天竺來見我，我著徒弟鐵嘴道人指點行藏便了。如今算來齊頭十五年了，仙師決不誑言，公爺斷該同去。還好問一問將來的前程結果，也未嘗不可。」金玉道：「果有此言，我也幾乎錯過。」吩咐快備轎馬，明日絕早一同上天竺便了。當時又同有光到夫人船上見了岳父母，會了夫人。又到林員外船上相會了。